

日本自衛隊的擴充與國防之構想

宋淵貴

一、韓戰促使日本建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接受無條件投降，復於同年九月二日在密蘇里戰艦上正式簽署投降書。日本軍隊自此即告停頓其機能。並由占領軍負其國防任務及維持國內治安。

九月二日晨日本之投降簽署終了後，美國杜魯門總統向全國宣佈，將九月二日制定爲「對日戰爭勝利日」(VJ day)。他說：「從今天起，我們要迎接新的時代並與其他盟國共同邁向和平，友好，及充滿協力的新世界……」，然而這種充滿樂觀之美夢，却因中國大陸的淪陷和共匪的囂張，終於變成泡影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倫敦報人華特·普雷斯造訪麥克阿瑟元帥，以日本在太平洋戰略地位爲中心，討論有關日本之國內問題，蘇俄之動向及共產主義之危險性等，麥帥答稱：「倘使戰爭一旦爆發，美國並不擬把日本牽連在內，使它共同作戰，我們希望日本成爲太平洋上的瑞士，如日本受到攻擊時，美國立即担負起防衛日本的責任。我不以爲蘇俄會攻擊日本。假使蘇俄對日本有侵略之企圖，也得備有堅強有力的遠東艦隊，倚賴其軍力確保制空權，逼使美國艦隊陷於癱瘓之狀態始能得逞。然以現在情勢觀之，蘇俄無法順利地獲得其制空權，戰後我在琉球完成二十五個飛機場之建築，這些機場，一天之內，能起飛三千五百架次B二十九轟炸機，沿着新加坡至海參崴之整個區域均處於重型轟炸機之行動範圍內。美國防衛線的重心現已移轉至亞洲沿岸的諸島上，這條防衛線是從菲律賓經由台灣、琉球、日本列島、阿留申羣島至阿拉斯加爲止。因此，中國大陸雖受赤化，但這種情勢將使中共立於

國防線的另一側面，倘若蘇俄欲將軍需物品自烏拉爾工業基地運往海參崴，也須要經過四千哩的單線鐵路。有人嘗試准許日本重整軍備，藉以防止敵人的突襲，但這似乎言之過早。如果日本真的受到攻擊，臨時給予日本建軍協力作戰亦能於短期內完成。

日本軍隊在世界上屬於堅強種類步兵之一。蘇俄恐懼日本的警察將來可能變成軍隊的核心份子，而感到寢食難安。這是多餘的顧慮。這些十二萬五千名警察的任務只不過是維持國內的治安而已，況且其中持有手鎗者只佔二成……」。以上是麥帥談話的概要。基於上述，似乎可認爲當時一般美國人的看法是以蘇俄爲假想敵人，在此亦可窺知他們不了解中共的本質。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北韓軍隊突然南侵，日本各界才覺得共匪的侵略，間接造成日本的危險性。就如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五日吉田茂首相在第八屆國會議演說中，所提及有關這種危險性的問題，謂：「六月二十五日北韓共產軍突然揮軍越過三十八度線侵入南韓，聯合國雖專對此一突發事件緊急召開會議，並得到多數的支持，決定以武力制裁侵略者。但現今南韓正處於混亂中，這種突發事件，吾人亦不可作隔岸觀火，而無動於衷。它意味着共產勢力的威脅實已伸延到我們的周圍，那些赤色魔掌將欲使用何種手段，對吾人可以說是切身的利害問題，既然日本已陷於共產侵略主義的危險中，我們必須提高警覺以應付今後的局勢」。由此可知，日本人的重整軍備的意識，實導源於韓戰，亦成爲日本自衛隊建軍的開端。

二、完成建軍的第一步驟

由於韓戰之趨於激烈化，駐留日本的美軍轉調韓國前線者日益增多，致

使日本國內之防備益形薄弱。爲彌補這種缺陷，日本決心創設警察預備隊，當然這種預備隊之性質不同於一般警察，同時爲顧及當時國際情勢及其他理由，亦不便過於顯示預備隊軍事化的性格。本來日本政府與佔領軍司令部之實施方針，是以不採用舊軍人爲原則。然有鑒於情勢瞬息的變化，而不得不採用舊軍人，藉以輔佐並充實幹部人員之素質。因之，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正式徵用初級幹部（相當於舊日軍尉官級），而其對象係陸軍士官學校五十八期，海軍兵學校七十四期，和終戰時畢業於陸海軍諸學校者爲限，從應徵者三千名中，正式錄取二四六名，任命爲幹部候補生。接着同年八月，爲加強部隊中，上級幹部的素質，從而就舊陸海軍之校官級人員中徵選對軍事，作戰，統御領導具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者四〇六名，復於同年十月一日依照其原來的階級任命，使之正式服役。其後過了一段時間，爲充實初級幹部，再次從二千名應徵者中，選拔四〇七名任命爲尉官，分發到各部隊中服役。如此建軍之第一步驟至一九五一年底，即告正式完成。正當這些預備隊的裝備和訓練逐漸充實的時候，適值舊金山和平會議成立，基於日美間安保條約而可預測不久的將來，駐日美軍勢必逐次撤回，因此，爲填補美軍留下的空缺，預備隊必須取而代之，執行國防任務。但當時全體預備隊員七萬五千名之半數，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即告屆滿契約期限，並預定其中大部份人員必會退伍。因此之故，同年八月即先行招募自衛隊員，俾建立合乎獨立國之防衛部隊。正值募集之際，鑒於當時國內的情況 and 對外的關係，表面上，亦不宜太過宣揚重整軍備，期能招募到優秀的青年，而不以警察之名義招募，這正是促使國民認識自衛隊職業掌業務的性質。然而正當着手研究整頓防衛力時，首先應有一個長期性的計劃，爲此，一九五二年以來，即對利害相關的事項，作了多次的檢討。至一九五七年完成，有關「整備防衛力之目標」的第一次計劃。不過此計劃實行至一九六〇年時已告一個段落，繼之，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召開國防會議和內閣會議研擬第二次防衛計劃（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度）。

三、第四次防衛力整備計劃

目前正值第三次防衛計劃（一九六七——一九七一年度）之後半期，在

日本自衛隊的擴充與國防之構想

此階段，日本地面部隊所擁有的人力已達十七萬九千人，並擁有六百六十輛戰車，四百六十門大砲，五百七十輛裝甲運兵車，四千五百六十門加農砲，一〇五座飛彈發射台和三百五十架飛機，其火力已達到第二次大戰時，日本陸軍的一半。

本年十月二十一日中曾根防衛廳長官，在自由民主黨安全保障調查會，國防部會聯席會議上宣佈第四次防衛力整備計劃（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年度）並說明其概要。依照該計劃的原案大綱，各軍種的擴展目標如左：

一、陸上自衛隊：①維持五方面隊——十三個師團，十八萬人體制。

促進四個師團（北海道三、九州一）之裝備機械化，並將原有的對空飛彈營四營擴展至八營，後備自衛官保持六萬人（三次防爲三萬九千人）。②擴增大型直升機V107 OH6、HU-1B三百八十架，並把運輸力增強爲四倍，保持戰車千輛，增加61型戰車和新型戰車。保持裝甲車八百五十輛，對付戰車的MA飛彈倍增爲三百四十基，擴增自走火砲二百輛，160高射機關砲八千基等，以便充實火力。

二、海上自衛隊：①爲加強沿岸海域的防備體制並提高對登陸侵襲

的應付能力，而擬建造高速對艦飛彈艇十四艘。購進九艘潛水艦俾便加強潛水戰力量（共爲十八艘，三萬三千噸）並且購進對艦飛彈SSM以提高打擊能力。②爲確保沿岸海域之安全而建造，裝載對艦飛彈之大型護衛艦DAD二艘，和四千噸級艦對空飛彈DDG一艘。並且加強對潛艇能力而建造八千噸級大型直升機母艦DLH二艘，潛艇哨戒機P2J八十五架，對潛飛艇PS1三十架。因之，在四次防中，增強的艦艇共爲八十艘十萬噸。③隨同艦艇的增加而所需的官兵擬予增加五千人，後備人員則增加六百人。

三、航空自衛隊：①爲加強防空力量，而除既定的F4E幽靈式戰

鬥機一〇四架（四個飛行隊）外，再追加幽靈機五十四架。因之，四次防完成時，能建成F4E六隊，F104四隊，共十個飛行隊，飛彈方面則增加三個地對空飛彈營，以之保持七個飛彈營。其他增設雷達網四處，合計既設者二十四處，即可擁有二十八處的雷達網並且增設固定式，三次元雷達六個隊，移動警戒隊三隊，以便加強防空體制。②現有的F86F戰鬥機已屬老朽，因此，把它從第一線撤退，並加強偵察能力，而裝備RF4式偵察機二十架，以代替老朽化的C46運輸機。其他擬購進日本國產開發中的C1型飛機二十

架與YS11型飛機合併編成二個隊，並購進T2式超音速教練機八十架，由此可把飛行員的訓練時間，自四年縮短為二年半。③配合航空設施及飛機的增加，而擬增員三千五百人，並釐訂後備人員制度，以便容納二千名後備軍人。

由此可知，日本除核子武器外，在傳統性武器方面，實已列於世界軍事強國之林。觀其陸上部隊之配置以及加強北海道之軍事設防，似可斷定日本軍事家是以蘇俄為其第一假想敵。同時也認為共匪亦是其危險敵人，不過有韓國隔岸而立，成為日本遏阻侵略的屏障，因此，九州防備狀態較諸北疆為疏鬆。

然第四次防衛整備計劃的特徵，則為配合一九七二年起十年間的戰略上及軍事設防等之需要，而訂定其目標及規模。它的構想是：

「如遭受間接性侵略時，儘快防止事態之擴大，並採取緊急的手段予以鎮壓，恢復安寧秩序。對直接性侵略，則以日本本身的防衛力，直接對付，確保日本周圍的制空權和制海權，以圖減少損失，排除侵略」。因之，為了達成這種防衛上的目的，才擬定了第四次計劃，這計劃預定可以達成日本整個防衛體制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在軍事費預算方面，第四次防衛整備計劃所需的總經費為日幣五兆八千億圓（一五八億美元）。這是第三次計劃（二兆三千四百億日圓）的二·五倍。其分配的內容是陸軍一兆八千億圓（三次防的一·九倍）、海軍一兆三千億圓（二·三倍）空軍為一兆五千五百億圓（二·八倍）。防衛費的規模是平均每年超過日幣一兆圓，單以軍事預算而言，即居世界各國的第七位。又據日本「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觀之，第四次防衛計劃預算佔日本國民總生產額（GNP）百分之零點九二左右。

四、防衛上的客觀情勢

本年十月各國的政治要員雲集美國，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大會。日本佐藤首相在這紀念大會上演說，特別指出被蘇俄佔據的北方島嶼問題，並暗示日本擬向蘇俄交涉歸還這些島嶼。該問題在過去日蘇國交回復的交涉中，曾經被提起過。不過蘇俄所持的見解是，「舊金山和約以來，包含

齒舞島、色丹島之千島列島依照雅爾達協定，應歸屬於蘇俄所有」，而置之不理。日本則認為齒舞島、色丹島是屬於北海道的一部份，其主權理應屬於日本；國後島、擇捉島等，依據千島、庫頁島之交換條約，亦為日本的固有領土。因之決不該受雅爾達協定所記載的Kuril Island之拘束。這種島嶼主權歸屬的問題，成為兩國間多年以來的懸案。其實這些島嶼在經濟上並無多大的價值。不過在漁場、領海和國防上却佔有重要的地位。

當佐藤首相停留美國期間，與尼克森總統舉行過數次的會談，討論有關日美間的問題，並應尼克森的要求，承諾加強對越南的經濟援助。由此可以窺知，日本已逐漸關切其領土的問題，並涉足於東南亞的事務，這在日本的立場上，是應何種利益與需要呢？

當考究這些問題之前，我們應先了解日本所面臨的國防和其他現實的問題。衆所周知，日本是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組成的列島狀的國家。東臨太平洋，西對日本海，北與蘇聯的庫頁島一水相連，南則毗鄰朝鮮半島。在地理上，四面繞海，山陵多於平原，且在資源缺乏的條件下，擁有一億的人口，即使在自己的國土裏，不斷地改進農業的技術也難於自給自足，其食糧的半數以上，必須仰賴外國的供應。在工業方面，雖擁有人才和龐大的生產力，但其原料如不依靠東南亞或中東，就無法維持下去。如此地瘠人多，資源短少的環境下，保全食糧和物資來源的安全，勢必成為日本國防的先決條件。比如太平洋戰爭勃發之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遭受英美諸國之經濟制裁而陷入慌張失措，甚至瘋狂地轉攻東南亞，也為着爭奪物資的供應，此即完全暴露日本在這方面之弱點無遺。

以目前國際的情勢而言，進犯日本的敵人必定來自共產國家。其中九州地區因有南韓的屏障可藉，似乎北韓並不會成為直接的威脅，再就軍事力量而言，北韓亦無制壓日本的能力，則其威脅只有蘇俄或中共。

在這強鄰虎視眈眈，而日本猶能悠悠自在，不懼敵人的進犯，擴張其經濟的發展，這完全是得力於日本安保條約的庇護。然而如一旦屈服於國內左派分子的傾軋，安保條約遭受廢棄，則其前途的危險，是可言而喻的。目前，蘇聯的軍事力量雖較其匪強大。沿邊境，兩軍對峙，東歐諸附庸國亦呈不穩狀態，隨時有與蘇俄反目，走自主路線之可能。因之目前蘇俄或許無力直接干預日本，但日本國內如有左傾革命的爆發，並且這些左翼份子，取得

蘇俄或共匪武器的援助，則日本國內的情勢，將變成星火燎原，以至無法收拾。屆時即使美國要予援助，也難於找到法律的根據。因之，日本軍事家們考慮及此，於一九六三年擬就所謂「三矢研究」作戰計劃。「三矢研究」的正式名稱是「昭和三十八年度統合防衛圖之研究」。該計劃的內容大致是：「自衛隊的軍事家們認為韓國遲早會發生第二次韓戰。日本軍部將利用這個機會，一舉把國內的革命勢力加以彈壓，並制定八十七項戰時總動員法以便維持治安。倘若遭受國外敵對勢力的挑戰，它將進攻北韓，千島列島，庫頁島三方面」。當然它的內容是屬於「極秘」性質的。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社會黨岡田議員在衆議院預算委員會把它的部份內容揭露時，在日本的社會裏掀起了很大的騷動。蘇俄、共匪都叫囂日本軍國主義之抬頭。

就目前中共的軍力而言，雖擁有龐大的陸軍，但它的陸軍還是脆弱，無能進襲日本。它的海軍亦無法與日本海軍自衛隊抗衡。同時共匪空軍在機數上，雖號稱擁有二千八百架，但其大部份是防禦用的戰鬥機，其他攻擊性的轟炸機則僅有陳舊的「二〇〇」型機一百五十架而已。如果要殲滅日本的新式F4E幽靈機，以掌握日本近海的制空權是萬無可能，唯一對日本成為威脅者，不外乎是用中距離核子彈，破壞日本戰略要點和工業地帶。或用潛水艇切斷日本對外航路，以癱瘓日本。共匪一向很重視「如何解放日本」的問題，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毛匪曾向日本勞動者教育協會中共訪問團談稱：「世界第一次大革命在俄國，第二次大革命在中國，第三次將在日本。如果日本被解放，亞洲即被解放，世界亦隨即被解放」。以毛匪慣用的農村包圍都市的游擊戰術言之，毛澤東是視東南亞為農村，並認為先把這些農村地帶赤化，然後癱瘓日本，控制日本，猶如囊中取物，易如反掌。因此，日本的軍事家認為，確保東南亞的安定和航運的安全，是當前日本的急務，也是日本國防構想的重點所在。

五、防衛構想的轉變

前年美國的偵察機在北韓上空被擊落，美國隨即派遣七十一機動艦隊進入日本海，雙方劍拔弩張，局勢一時呈顯緊張。雖然該事件未釀成另一次的韓戰，但却引起日本人對自己國防的關心。有些軍事評論家相信越南戰爭平

息後，在朝鮮半島將會發生第二次韓戰。日本防衛廳內也有人提議預先準備，第二次韓戰發生時的應付辦法。無論如何，在日美安全條約之下，一旦韓國發生戰爭，日本人決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個問題，必定會牽涉到日本本身的安全與防衛問題。現在，日本防衛力雖有逐漸擴充的趨勢，但它的背景並非依存現實的緊張局勢，而是斟酌長期性的內外條件。這些外在條件是接替英美自亞洲的撤退，內在條件是以財政界為首的，確保資源運送路線的安全和海外投資權益的保護為目的。尼克森總統倡導的亞洲人保護亞洲的防衛構想必定會逐日形成。在此場合，美國並非袖手不管，美國採取的政策主要是減少陸上兵力進駐亞洲，而以第七艦隊為主的防禦力量，安置太平洋上輔佐盟軍，當一旦緊急事變發生時——空輸陸上部隊應付非常事態。似此，美國亞洲軍事政策的變化。而蘇俄海上武力之進向印度洋，且今後可能預想到共匪海軍武力的擴展，促使日本軍事專家們危懼着，假若西歐對蘇俄的壓力減輕時，蘇俄必定會向弱小國家滲透，實行軍事、政治的干預，如此一來，自由世界就有被分割的可能。無論如何，在現階段的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東南亞軍事聯盟，事實上，已日愈衰退，因此，必須再編制符合新時代的體制，即在亞洲以日本為主，在歐洲則以西德為主軸的防禦體制。

七、第五次防衛計劃的預測與集團防衛體制之形成

如前所述，十月二十一日中曾根防衛廳長官已發表過第四次防衛計劃的概要和規模。茲假定日本與諸外國的經濟成長率繼續保持現在的水準，而依照歷次防衛計劃的推移（四次防為三次防的二·五倍，三次防為二次防的二倍）、第五次防衛整備計劃（一九七七——一九八一年）的規模，可能超過日幣十兆圓，甚至可能達到十二兆圓之譜（現階段的英、法兩國的國防費大約為七——八兆日圓）。當到達這個階段時，飛機機種的選擇，陸上部隊之強化（據說擬樹立三十萬陸軍兵員之體制），尤其是海上防衛力的強化 and 電子戰對應能力的增強必然成為中心的課題。再從美國防止美金外流的政策加以考察，美國也可能會強求日本購買大量的美國軍事裝備，則隨同情勢的需

要，其裝備體制必定從現在的以守備爲主的裝備，改向爲攻擊性裝備體制。其他，依照第四次防衛計劃，加強收集情報爲目的之雷達之更新和大量擴充而言，今後在技術上，可能與韓國、台灣連成一環，以保持絕對的空中優勢。從日本的安全保障，政治性和經濟性的立場而言，如成立亞洲、太平洋共同軍事防衛機構，對日本是深具意義的。

日本的戰略家源田實在他的「日本國防論」裏，即提到「在現在的世界裏，以單一國的自主防衛已成不可能，個別的備戰必會招致財政的破綻。除非美國、蘇俄之大國可以做到。現在的小國務須依存集團安全保障才能生存下去。是故，亞洲自由國家應該急速建立一個相互依存形態之防衛體勢。當然這是包含經濟合作和政治合作。如此若能實現，則現在的各國撩亂的老朽軍備，就會被統合成爲一個強力有效的防禦力。該機構是視各加盟國家的經濟力量，互相適當出資，成立具有最高統帥權的共同理事會，俾便指揮各國軍隊」。總之，他的構想是，在亞洲、太平洋區域建立類似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以美國爲後盾的太平洋軍事同盟（PATO），當然在此場合，日本應該依其經濟力量，負擔主要的經費並扮演主要的角色。

蓋現在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有個別的日美、韓美、中美之類的兩國間的共同防衛條約，和澳洲、紐西蘭、美國三國間的安全保障條約（ANZUS），或東南亞軍事組織（SEATO）等等，將這些既成的組織再編制，使其組成環太平洋集團安全機構，對日本而言，將有下面數點利益：

- (1) 以低廉的防衛負擔，作高性能的防衛裝備。
- (2) 東南亞各國不會猜疑日本軍國主義之復活。
- (3) 能够獲得軍需產業的市場。

無論如何，從第五次防衛計劃付諸實行之始，日本必會展開正式的軍備，由現階段的防衛體制演變成爲攻擊性的體制。就現在在日本研究提煉核子實驗的情形而觀，也許屆時會有核子武器的裝備。今後日本國內的政治力量，將會成爲該構想的決定因素。在經濟援外方面而言，如本（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日報報載，日本去年負擔了十二億六千三百萬美元援助亞洲國家，該數額是僅次於美國、西德、法國，居世界第四位，同時，也擬議加強援外及擴大貸款計劃。據日本財政界人士的分析，今後東南亞自由國家得到該項貸款後，可能大部份將用在購買日本製之武器及裝備。如此一來，不致

流出美金，而能加強亞洲國家，對日本而言，是一舉兩得之事。總之，七十年代是決定日本的全面性軍備和國防產業之重要年代，也是亞洲自由國家的武備長足進步之年代。

結語

總而言之，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都應該認識，現在已經達到認真考究如何共同防衛，如何對付共產敵人的階段了。日本的鴿派人士則說，如要應付共匪或蘇俄之侵略，則大量軍備裝設，必會招致日本經濟之破產，故要作出完全中立的姿態，並建立強大的聯合國警察部隊，一旦發生事變，可仰賴聯合國保護。然吾人觀察聯合國組織之現狀，即可明瞭，其組織空洞不可靠，尤其是鑒於蘇俄在聯合國常任理事會的否決權之濫用情形，和聯合國之日益變化，便可察知令人難於信賴。本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日報登載，日本外務次官森春樹在十七日向蘇俄代辦奧克尼信可夫表示，並要求他轉告蘇俄外交部，「蘇俄於十一月十一日對日本要求蘇俄歸還千島羣島南部領土之舉動，而向日本提出抗議，構成對日本內政之干涉。」等以觀，北方島嶼問題必定成爲日蘇兩國關係惡化之端緒。而最少限度從日本之歷史和國情而言，亦對共產國家無和好的可能，今後日本武裝勢必加速進展。配合日本的如此措施，亞洲自由國家亦須發奮圖強，建立起強大的防禦力量，才能嚇阻敵人的妄動。雖然日本軍事家們企圖建立商船護航艦隊，並注視麻六甲海峽的安全，但要制止共匪的妄動和期待台海，西太平洋的航行安全，中華民國國軍的強大，才是最重要的決定要素。是故，爲了日本的安全，中日應該坦誠合作，才能促成雙方的幸福。當日本擬議防衛問題時，應該將中日間的密切合作，視作先決要件。才是上策。

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

- 一、日本戰後二十年史（外交防衛篇）。
- 二、日本朝日新聞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
- 三、源田實著「日本國防論」。
- 四、東洋經濟周刊一九六九年四月版。